

第九百五十二號
每目大雨漲低洋三分

身形消瘦此方無不靈世何神效無比治人多患此症生者不可不備此藥無不靈
專治男婦老幼腹內蟲積紅白痢疾痰積積滯無不靈大不為功
腹痛胃弱食積口瘡不眠飲食一切等症服過連年近日服之尤靈
一料全愈每料二料半保無誤每付大洋二角每料十二粒大料二元五角
元肉煎水送下常食生冷油膩之物

南頭路西 前門外虎坊橋迎北南新華街
外埠 函購無論多少均加郵費大
洋二角不滿一元者不寄

廣 告 價 目

(甲) 登於封前或新版者每行二十五字每日每行七角
(乙) 登於封面或第二版者每行三十二字每日每行七角
(丙) 登於封面或第三版者每行三十二字每日每行五角
(丁) 登於第一張或第四版者每行三十二字每日每行四角
(戊) 登於第五十字以內每行大洋一角一仙以內者每行二角
小廣告五十字以內每行大洋一角一仙以內者每行二角

角過百字不敷

(附註) 登廣告均以一日為單位一日以上照價遞加登報十五天以上者七折一月以上特別從廉價目另議字體為接五號字計每行

本公司資本雄厚人壽五百萬元水火一百五十萬元開辦多年信用昭著茲為擴
廣營業起見特便利起見特在玉皇設立觀音寺內有與京中同設保險部近城
接洽可也電報局二九六三號
總辦 監理 郭文樂 同啓
天津分公司理 同啓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man standing.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jacket over a light-colored shirt and a dark tie. He has round glasses and a small mustache. His hands are in his pockets. He is wearing dark trousers and dark shoes. The drawing is simple, with clean lines and no shading.

北路東柳柳

時及

鐘表眼鏡行

本行專運歐美名廠鐘表眼鏡樣式新穎開幕內期

唱片金首飾定價克己

減價一月

各界光顧參觀不勝歡迎此啟

六號亞米加十五鑽卡字火其圖表
每只十二元
三號二各式真金十五鑽卡字手表
每只十二元五角
六號倫格爾夫十年金十五鑽卡字手表
每只十一元
六號二一真金雙鋼錶七鑽手表
每只九元
六號十年火金三條一細心手表
每只二元五角
二號燒亮鐵路工程卡字明表
每只一元五角
國威亮車鐘鬧鐘
每只一元五角

北京法文商業專門學校暨法文夜校

本校因米市大街原有校址狹小不敷應用特定本月月底遷移舊址設校以舊衙門統布街為新址茲將本校中英法文並重英法文夜校均按例準確一律保用且取價最廉請祈注意

[illegible]

蘇河普園後開東安市場文專閣均可代收送寄地址亦可現廣悅雅齋開路千一號電話東局三九二一

本院古物館精拓銅器拓片出售詳細價目索即寄

故宮博物院開放通告

逢星期日	開放中路乾清宮坤寧宮及各陳列室
逢星期三	開放內西路蘇秀宮長春宮各處
逢星期六	開放外東路寶書宮樂書堂及各陳列室
逢星期日	逢星期三
逢星期六	逢星期日

每日下午一時至四時爲售票時間

處代收本處所定電費不論字數以行格計算每格一元五角二格三元餘類推每一格內能發數十字辦公處附設大新路郵政總局內電話東局二二三

攝影電報處通告

本處奉令辦理京津奉哈等處攝影電報事務京津率及奉哈間業於七月一日及九月一日先後正式通報凡有觀筆電報及圖樣合同支票匯票原件願由本處起拍發者請交前門內九號郵政總局司決言

院長醫學士國憲佐
主治內科小兒科兼治皮膚花柳其他各科各種注射均用新藥收效奇速六〇
六無痛注射淋疾注射痔瘡斷根注射其他不及備載收效準確
院址統綽胡同二二三號電話南局二二九〇

生明醫院驗光配鏡學界半價
東四環市口路南七十二號 電話東局八五六號 午後二時至五時

律師李甫
寓後門內東板橋東
吉祥胡同九號電東
稅附設
樓址錦子胡同六十一號電話二七二六

女子產科專門學校

內務部立
東京師範

招生新生
詳見函索

言三百萬
書，可操左券矣。

一元十
元

行司

連服一月
肌肉豐腴

逆肌一尺，利才已
達到精血兩途，故
能發長芽與肌肉。

久服無間
返老還童，百齡大

久服則百病不侵，
每瓶打

小瓶一瓶

收有郵票代洋照備通用

九福公商
分司公福九
均有出售

連服三天
飯量大增

藥力達到之明證，
胃納大開，就是
經云，有胃則生

連服七天
步履輕捷

這服七入以後，研
已達到筋絡，所
以步履輕捷。

每瓶一元二角
每瓶一元二角
每瓶一元二角

注意：各埠好藥房均有代售

天津亞細亞大藥房
天津亞細亞大藥房
天津亞細亞大藥房

南頭路西

卷之五 雜錄 七 雜錄 一元 雜錄 三元 八 雜錄 一元

老人之患

上海四馬路
中西大藥房

（中法）分銷及全盤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老人心患

且能補肺氣
調治一切肺病
而助成年老康強之體
寒於如神，見功至速

▲板大洋一元
▲小瓶大洋一元

此藥能將積痰化成清水

為除痰之唯一利器

不可不注意關心者也

實為心腹之大患

故年老而多痰！

真可使老人頃刻畢命！

況痰壅毒塞，同時並作

年老之人！

最怕頑痰！

蓋因痰多則易咳，
咳久則肺傷而病矣！

老人本肺衰氣弱，
豈可再經咳嗽，

此藥能將積痰化成清水

處房
馬房
路

批發大藥房

上海四馬路

北京中法大藥房

均有出售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均有出售

無痰曰咳
小症也實
者卜即早
瘵疾矣豈
初起傷風
咳嗽肺癆
瘵瘵痛



《一之刊週報日界世》
《編輯社劇五五》
《日七十月十年六十》
《期三十六第》

新時代的戲劇 (續)

著者譯

科學家——數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都永久地注目在一個題目上。科學研究的這個大題目不是別的，就是「自然」(Nature)。在這樣普遍的情形之下，科學同時又影響到文學了。在過去的各個時代，藝術家們只是盡力地表現個人的心靈。在我們這個時代可不然了，科學的新精神，入了藝術家的內心，使他們有一種廣博的世界的生命。藝術與文學才開始訴說國際的心靈，大同的精神。我們接觸到哥倫布(George)所唱導的「世界文學時代」了。不過國家性並沒有失去他原有的意義。藝術家們仍承認：在文學中表現國家精神是必要的作品，能超越國界。

同時，科學又這樣指點了藝術家：情感的意識普遍，愈能傳達，耐久。在近代的生活，大同的文化，大同的觀念，大同的傾向漸漸地促進到各地了。他僅僅說幾句天才的話，世界各國就可引起一種回響。Mark Twain 的人道精神，就是尚未開化的人類也在那裏稱道及Richard Kipling 的挑戰的宣傳，響應在開化的地方。Bernard Shaw 的妙語流行在紐約及柏林，巴黎及聖彼得堡。Friedrich Nietzsche 的哲學，William James 及 Henri Bergson 這些哲學家——或者也可說是藝術家——以他們的理論和發現使大同精神更為普遍，他們那超人論(Nietzsche)流行了。Shaw 的戲劇使得柏林人樂了。

(一) 新時代的戲劇 (續)
著者譯
(三) 我們自己 (續)
康莊譯

Henri 以他那對社會大膽的攻擊，驚駭了紐約城。批評接受了這些現象，當為新精神的表徵。這樣並不是藝術家失去了他的個性，他的民族性，他的環境的意識。這些事情，在各時代的藝術家都是常感到的。然而，生活在近代的藝術家還有一種對大同的力量，這在近代的文化演進中是普遍的。這不僅擴大了知識的領域，並且還普遍地散布了偉大的智慧和精神上的現象——這在文明的進展上是很重要的。

(未完)

我們自己 (續)

康莊譯

林耳美 打著哈哈。我們自己坐在這兒一個整晚上！我不知道我們怎樣過這漫長的時間。

斐麗斯 我們用不到生活子過這些時間；我們會以為工夫越長越好。

林耳美 但是，我們必得找點兒遊戲的東西。

斐麗斯 反過來說，我們會安安穩穩地過去。我們要做的好的家神的觀察，這種家神是很小的，人家亂七八糟的一團，這就要嚇唬，靜下來，地盤會又跑出來，宴會的時候她不敢離開；如果是兩個人單獨地在我們舒服的房裏，在這個大風大雪的時候。

斐麗斯 你怎麼說，我們回吧，回吧，我們所有的，各樣小的秘密，當我們還是才開始，你還是我無盡的連綿的人物的時候，那是我久所迷戀的。

林耳美 對了，你是非常多心的，我常常笑話你。

斐麗斯 你說得是。我會賄賂了老包曼去偵探你。於是我就現——

林耳美 什麼？

斐麗斯 你曾經秘密地告訴你的母親，說我的那非常滑稽。

林耳美 我會秘密地告訴你的母親。其初，你聽，我自己說，我之所以作藝術家的事，惟一的理由便起于你那有趣的頭。

斐麗斯 幸而你没有作了藝術家。

林耳美 同時，你的頭也不見得多麼有趣。確是你的心。

斐麗斯 從那兒以後，你就把畫家的生活丟開了。

林耳美 啊，我還能畫呢。我敢同你賭，我只用幾筆，就能很好畫你一個肖像。

斐麗斯 我不相信你能。

林耳美 你眼。

斐麗斯 (取出她的畫紙和筆。這是她的電報本。你可以把我畫上畫。)

林耳美 你可以得生得這樣兒。

斐麗斯 像根柱子。

林耳美 (開始畫。)

斐麗斯 四多少往左一點兒，再多少往右一點兒。(抬起她的頭來。)

林耳美 好，高興點兒。

斐麗斯 如果你願意，我會高興的。

林耳美 (畫着。)

斐麗斯 (拿起本子來看。)

林耳美 這是我嗎？

斐麗斯 這像是一「佛利初子」裏頭的莎透耳。

林耳美 (太息。)

斐麗斯 我沒有時間呢？

林耳美 因為你的時間太多了。

斐麗斯 我老是有時間真可惜。

林耳美 你應當像先前一樣，假裝有病。

斐麗斯 是的，我以前裝病，為的是能同你說話。

林耳美 我知道。包曼說，「我們小姐受了涼，你到小姐那兒去一睡吧。」我到那兒以後，沒等過幾分鐘，只去敘述我的愛情，雖然事實上用不到那樣，我診你的脈就診了六回，我為你開了關於受涼的藥，說了更深的意義。

林耳美 你。

斐麗斯 那末你畫了一個藝術家，畫家，好像你是對的。

林耳美 對，對，對，我又寫了些大不相同的東西。我來問你——你可別怕，那是一個奇怪的混合劑。

林耳美 當然，那不是毒藥！

斐麗斯 哦，不是，是首詩。

林耳美 你為什麼不拿給我看看？(笑)

斐麗斯 謝天謝地，我總不會隨着那麼樣！不過那倒是首感傷的，像樣的詩！

林耳美 我刺破了你的心。

斐麗斯 忍受了無限痛苦，便是在我這廣闊也別無他物留存。

林耳美 都為你思想我，我總覺得只有難過，用意的不可捉摸，深似個人的夢。

林耳美 可憐！

斐麗斯 那時，我對於稱呼很留心。最初，我簡單地管你叫「可愛的生物」，其次「甜愛的孩子」，或是「我的歌神」，有一次，你不肯賞臉同我跳八人舞的時候——林耳美 (和氣。)

斐麗斯 那時候，我覺出全世界上的音調，我就像你作「蛇蠍」的詩裏有一句話是：「哦，我是多末悲哀啊！」那是很嚴重的！

林耳美 「蛇蠍」——那是個着實嫉妬的調子。我為這個必得給你一個吻。

斐麗斯 希望之至。他們吻。門鈴響；他們都起來。

林耳美 哦，這種沒頭兒的麻煩！斐麗斯，太豈有此理了！我的來賓，總不讓我們在一塊。

斐麗斯 他們為什麼這麼遲！那麼他可以在家裏坐一坐。

斐麗斯 你既叫了人家以後，你就不能那麼說。

第十二景

前八。包曼(由右入。)

斐麗斯 (向包曼。)

包曼 沒有人。

斐麗斯 剛才誰按鈴的？

包曼 那不是我按的。

斐麗斯 看是誰？從那兒出去的！

包曼 我個人。我剛到街上，看看有車來了嗎；我出去以後，門就關上，把我鎖在門外頭。

林耳美 多麼氣人！去看看吧，我們再不幹這種討厭玩藝兒。

斐麗斯 成，不許一個人進來。你拚命把門把上。從門上把吊桶放下來！我誓死拒絕我們的客人們！

包曼 你該談話！我們快活得已這麼久啦！

林耳美 成，我已大歡喜了一場！包曼，走吧。

包曼 成。(由右下。)

斐麗斯。林耳美。

斐麗斯 斐麗斯！

林耳美 你的確以為，今晚要來的這些朋友，都是些假朋友嗎？

斐麗斯 最低限度，他們不是什麼老實人。

林耳美 自然！特是特是的朋友！

斐麗斯 也許。他之感謝我，很有正當的理由的。

林耳美 感謝你？為什麼？

斐麗斯 有一次我會救過他的命。

林耳美 這些外頭人幹什麼？(未完)